

埤雅卷之三目次

釋獸

麋

兔

鹿

麝

犀

麀

虎

麇

兕

豺

獺

熊

豹

羊

牛



埤雅卷之三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參閱

郎奎金公在糾謫

釋獸

麋

麋麟

士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

狼額赤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羣

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蓋太

平之符也。孔子曰：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

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麇从吝，牡麒麟，牝陰主吝。賁，故牝曰麇也。詩一章曰：麟之趾。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爾雅云：麟麇，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麇，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麇而角也。或曰：麟肉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騏，灰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麟从騏省，不角故也。或曰：序詩以爲皆信厚，如麟趾。

此章以
二章題
訂訂此

之序言之，故先占體，後占垢與玉藻之序異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無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筮人曰：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必相參用，以定吉凶。占人所謂以八筮占八頌者也。傳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則龜筮之必相爲用，非特人故抑天理也。書曰：三龜一習吉，此龜從也。啟籒見書，乃并是吉，則言蓍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并吉也。公曰：體王其無害，以言卜筮之體，并

吉故王其無害矣。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此之謂也。先儒引此證君占體之事，而又以書爲龜書，則亦誤矣。且開籥案視龜，然後知吉，則先日三龜一習，吉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明堂位曰：周以黃目，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設罍，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啖，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

背丘相通，所謂狡兔三穴。古今註曰：兔口有缺，尻敲有九孔，今尻於文从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狐死亦正丘首，不忘本也。主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兔生自口出，宜有畱難吐而後免，故字又通爲兔，俗則作兔，非是也。今產乳曰兔，亦或謂之分兔，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从兔也。冕亦从兔，古之說冕者，以爲位彌高而志彌俛，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婉

聽從蓋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忌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爲之。蓋取諸此。鹿愛其類，發於天性。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正言

魚鹿者，言人之與物異類。則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鹿見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故也。爾雅麋曰：其跡躔。鹿曰：其跡速。麇曰：其跡解。兔曰：其跡迹。剛豕曰：其跡刻。狐曰：其跡夙。狃蓋麋性迷惑，故其跡躔而不解。麇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躔。鹿善決驟，故其跡速而不夙。狐善遲疑，故其跡夙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跡刻。兔性跳躑，故其跡迹。今兔將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小爾雅曰：鳥

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疇^挺鹿場。言町畦村疇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舊說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故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麝

釋獸云：麝，父麝，足麝，如小鹿，有香，故其文从鹿，从射。

虎豹之文來田，狸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多群麝，所遺糞常就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繫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筠《玄猿賦》以爲麝懷香，以賈害。禮伐巧而招射，謂是也。陶氏云：麝形似獐，今俗謂之香獐，常食栢葉。故養生論云：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也。又云：啗蛇，今以蛇蛻^稅裹麝，彌香。夏月食蛇多，至

寒香滿入春臍內，亟痛卽自以足剔出之，置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象退齒，犀退角，麝退香，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也。趙辟公雜說云：西北之麝，噬虺灰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鴟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有者卽食角也。小而不備，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異物志

曰：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卽此也。可以破水駭鷄，蓋犀之美者有光，故鷄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膏以上通，倒插者，用角膏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故南人以牙爲白暗，犀爲黑暗，言難別也。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卽自埋之。王粲游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三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周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唯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裹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乘熱投白中急擣。應手如粉。

麈

獸下或有中
字

麈主獸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蓍備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黧。又以拂甌。令甌不蠹。益蠅點變白。麈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麋鹿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麋鹿輒注視不動。因以利刀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王鹿爲麈。而古之談者。揮焉。良爲是也。恩平。穉譜曰。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麈謂之荒。鹿謂之擢。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蓋蛇蟠向壬，鵲巢向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曰：虎行以爪，圻地，觀音耦而行。今人畫地觀音耦者，謂之虎卜云。簡今日，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如組以言其藝，如虎以言其勇。常武曰：進厥虎臣，闕如虢。哮虎，蓋虎之自怒。虢然，闕如虢，虎則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

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麤。巖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也，聞名心懼，見似日懼，豈自外至哉。禮曰：交龍為旂，旂東方也；鳥隼為旟，旟南方也；熊虎為旗，旗西方也；龜蛇為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馬，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楊子曰：狸變則豹，所謂

豹變故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虎變言變而爲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氏謂擾馴也言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然則教而馴之蓋亦有道矣梁鴛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

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俗云鳩食桑椹則醉貓食溲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今虎所在鹿必鳴以告

麋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麋麋也齊人謂麋爲麋麋如小鹿而美故从章也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麋从章麋从言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麋鹿卽麋也或曰麋性善驚故从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倬俚也蓋麋鹿皆健駭而麋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麋鹿無魂

又曰麋鹿白膽善怖爲是故也。或曰麋君喜音聲麋喜文彩故麋从禾。麋从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麋鹿字說曰赤與白爲章麋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麋可以樂道而獲焉。麋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麋白茅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鴈而飾羔鴈者以續。今取死麋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序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麋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麋性喜出

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爲麓其字从鹿麓者鹿之所在故也。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麋性善聚善散故从困。困聚也亦散也。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先儒以爲圓曰困方曰鹿。鹿善聚亦善散故困或謂之鹿也。

兕

釋獸云兕似牛兕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傳曰水剽蛟龍陸剽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

彼小貍巴。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殺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詩曰：兕觥其觶。求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觸也。與此同意。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豺

釋獸曰：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

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豺虎以殺爲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爲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日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爲具故也。然是詩地於四方，正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閑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昊者，有昊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

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謂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而不祭豺獺乎

獺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爲淵毆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獺取鯉於水裔四

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其字从賴與豺从才同意援神契曰謂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也舊說蟾肪合玉獺膽分卮又曰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鵲作巢卑水之所及則獺移穴其預知有如此也或曰獺一歲一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字說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獺

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報本反始，非無賴者。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獵則設熊席，則以蒞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傳曰：

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旃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旂九。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旂六。鳥旃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旂七。龜旒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旂四。案旂象大火，旗象鶉火，旃象營室，義不在旂，猶之龍旂養信而荀子曰：龍旗九旂，以養信也。許慎曰：熊旗旂五旂，以象伐。按熊旗旂五旂，則考功所記六旂誤矣。巾

車掌王之五路。建太常以祀。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太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卽旂是也。大赤象南方。卽旗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旗。大麾象冬。一名旒。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矣。以大白照下。則龜旒。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是也。鄭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

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強。羆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羆亦能類。而又強焉。然可罔也。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也。古今註曰。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褭。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

不通究究以言不恕。豹祛下大夫也。豹褻上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青裘，豹褻玄，緇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褻矣。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占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踈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詩曰：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从勺，當爲是也。一名曰从勺，豹之勺，猶虎之擬也。字說云：虎豹狸皆能勺物而取焉。大者猶勺而取，不足爲大也。小者雖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於豹言勺。博物志云：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蓋言此矣。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戢戢。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爲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於阿，或飲于池，或寢或叱，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曰漬者，謂死相濺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故是詩如此。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徐鉉曰：羊主給膳，以瘦爲病，故羸从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从羊也。詩曰：不騫爲是，故也。易曰：兌爲羊，羊性全_前止，故兌爲羊。兌陰在上，故也。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爲使堯牽一羊，舜荷蕘而隨之，不能全_前矣。又曰：今使烏獲藉

養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逆者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禮曰：羊曰柔毛，柔毛謂其不疾癢蠹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鷄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兌爲羊，抑又以其聲歟。內養曰：羊冷毛而羸，羸犬赤股而躁，躁蓋言羊冷毛而羸，則羸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从躁省，羸从甌省也。鄭氏以爲冷毛而羸，羸謂毛別聚，甌不解者是。

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陴，豕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而今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縈，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養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逆者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禮曰：羊曰柔毛，柔毛謂其不疾癢蠹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鷄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兌爲羊，抑又以其聲歟。內饗曰：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赤股而躁，皂臊，蓋言羊冷毛而毳則羶，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从躁省，羶从麤省也。鄭氏以爲冷毛而毳，毳謂毛別聚，麤不解者是。

祈一作其

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陴，承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玉，相備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而今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縈，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詩曰：爾牛來斯。其耳濕濕，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馬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傳曰：禘交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特。純牡有抹其角，抹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抹其角也。舊云：牛相壁堂欲闢，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

垂插頸欲高，排肋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常有似鳴，有黃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六牲之號，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爲美者，牛大牲故也。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窮審中，牛含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鍾在脰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廝，酉許叔仲曰：廝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廝，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故其臭朽。

則不可食矣。列子曰：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戎右曰：贊牛耳、挑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爲戒。焦貢《易林》曰：牛龍耳聾，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造化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封人曰：凡祭祀飾其

牛牲，卽莊子所謂衣之以文繡者也。鄭氏以爲飾，謂刷治潔清之，誤矣。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逆，往往相及。楚是以云爾。又舊說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謂人日以此。

卑雅卷之三終

卑雅卷之四目次

釋獸

象

貉

狸

狼

蝟

狐

羆

貓

駝

麋

狨

猴

獭

羆

貂

獾

埤雅卷之四

宋 陸佃撰 明

葉自本茂叔參閱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獸

象

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行孕肉兼
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
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
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

其金滄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宜應，其理抑有不可得而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少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馬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針。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噐飾。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為而文生，天象亦感氣，莫之為而文生，人於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

像象之也。周官玉露以祀，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弁師掌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璫以況其德，而象邸即莊周所謂託宿於義者也。詩曰：佩其象揅。邸，正言象揅者，明有義也。以駁其君，褊急趨利，無德以將之。袁子曰：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一曰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象色黑，兩牙江豬也。

貉

字林曰：貉似狸善睡，狐善疑，貉善睡，故狐貉之厚以

居也其營窟與糞灌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故淮南子曰螿知爲垤糞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艸野
蕪有芄求背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
智也俗云糞貉同穴而異處糞之出穴以貉爲導詩
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
取狐狸之皮爲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周官
所謂祭表貉卽此于貉是也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
此言邦域殊氣各有所宜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
有二土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也釋獸云貉舟子貍九

貍湍子縷婁而伐檀之詩一章曰胡瞻爾庭有縣貍
兮二章曰特三章曰鶉貍小而特大鶉則尤小以言
在位貪殘無功而受祿其後已悉如此南方異物志
曰傳言貉不踰汶鸚鵡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
越江而北區宇之內咫尺不同而況分之華夷限以
山海魁詭俶怪可勝言哉字說曰貉善睡則於宜作
而無作於宜覺而無覺不可以涉難矣舟以涉難利
則涉否則止貉舟在右能止者也又作貉貉之爲道
宜辨而各故孔子狐狸之厚以居貉辨而各故少乎

什一謂之大貉小貉無諸侯幣帛饗飧百官有司以爲貉道也。

狸

狸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狸穴而藪埋焉。故狸又通於藪字。論衡曰：小盜藪步鼠竊藪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狸。而小文彩班然異於貓貉。故法言曰：辨人狸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狸步。張三侯鄭氏云：狸善博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

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是也。爾雅曰：狸狐貓貉。醜其足。踏其跡。瓜蓋狸狐貓貉其性一。而狸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瓜而不速也。袁狎曰：河水冰上有狸迹。使堪人渡。崔劼核以爲狸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水輒聽。善不知所謂聽水冰非狐性。獨然狸亦有之也。述征記曰：盟津寒則冰厚數丈。水合車馬未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冰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內養曰：烏鴼鹿色而沙鳴。狸馬黑脊而般臂。螻狸言其

水

氣臭如狸也。內則作鬱，蓋物宜露而反鬱，則臭矣。螻言其氣臭如螻也。內則作漏，蓋物宜覆而反漏，則臭矣。今狸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从理省，以此與鯉之制字同義。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三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焉。理者，里也。可以數度者也。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从才，狼从良作也。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

倒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癭，棗癭而以狼牙為柱，取其靈智也。詩美周公不失其聖，正言狼者，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靈智有才。胡雖跋胡疋，帝尾而不能失其猛。此周大夫之所以譬周公也。還之詩一章曰：並驅從兩肩兮。二章曰：從爾牡兮。三章曰：從爾狼兮。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為後也。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衛

土如此或曰狼駢脅腸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內則
曰狼去腸豈以此歟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
則爲狼疾人也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其口體而常以
害其身管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
章則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則
山行詩曰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易野
以車爲主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所謂以車爲主也爾
雅曰鄭有圃田周有焦護皆易野也故此詩正言焦
護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
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瘞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
況跋前疐後

蝟

蝟可以治胃疾炙穀子曰刺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
針者曰蝟豕蝟狀似鼠性極獠孛鈍物少犯近則毛
刺攢起如矢爾雅所謂彙毛刺者卽此也見鵲則仰
腹受啄中其矢輒爛故淮南子云鵲矢中蝟此理之
不可推也舊說豹食豺豺食毛蝟又曰蝟皮能整紕類
染師用之刷紕物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之爲

物以類行以類止故又爲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彙
許慎曰蟲似豪豬者蓋豪豬蝟如笄而端黑附毛有
鈴大略如蝟也傳曰蝟膽甘棟蜜苦一曰火鑠金故
鵲啄蝟蝟能制虎鵲能制蝟蓋物之相制迭爲君臣
如此莊子所謂是其時爲帝者也

狐

禘天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
則丘首狐性好疑獬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
以居而蜡昔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

化不藏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二章曰黻衣繡裳錦
衣狐裘言燕服也黻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裘黻
也衮衣謂之黻衣猶衮冕謂之黻冕也襄公能取周
地始爲諸侯受顯服故是詩卒章言衮衣衮衣卽序
所謂顯服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
化其爲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所謂雄狐綏綏是也
雄狐說者以爲牡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
狐君之象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在彼淇厲在
彼淇側言狐之爲物在山者也今反在淇梁淇厲淇

側則失其常居矣。雖失其常居，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則曾反。狐之不若也。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豕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濡溺，故易正以爲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禮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錫之不曰白狐裘，而曰衣狐白者，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故傳曰：良裘非一狐之腋。顏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

輕柔難得，故貴也。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然則白狐，蓋有之矣，非常有也。說文曰：狐从狐省，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从狐省也。犬性獨，狐性狐，羊性群，鹿性麗。說文曰：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麗旅行也。詩曰：儻儻。儻，或羣，或友，則以鹿性旅行，故趨則儻儻，行則俟俟也。毛詩傳曰：獸三曰群，二曰友，類從曰燕，識戍已，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衝破，蓋實卽虛也。狼狐搏物，皆以虛擊狐。狐从狐省，又或以此故也。音胡。

疑詞也。

貍

或曰虎五指爲貍。柳子曰：貍畏虎。虎畏熊。釋獸曰：貍似狸，兕似牛，犀似豕。又曰：貍，猥也。似狸，貍虎屬也。猥，狼屬也。古者田獵，必有所祭。故周祭獬，漢祭貍。漢書音義曰：貍，以立秋日祭獸。故漢於是時祭焉。祭獬，其義未聞也。

貓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从苗。詩曰：有貓有虎。貓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詩以譽韓樂。而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舊傳：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卽從歛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如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乃因舊俗而知爾。貓亦如虎，畫地下食。今俗謂之卜鼠。傳曰：騏驥驊騮，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言殊技也。是故天下之材，在於因任。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

圖已轄切音碼
駝駝聲轄愈詩
指肥牛呼年載
寶駝鳴岡

使之踞執。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
之塗。蓋如是矣。近人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
知其精粗，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
花枝哆齒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
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欽而色澤，貓眼早暮則
圓，日漸午狹長，正午則如一線爾。

駝

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圖。駝駝臥腹不帖地，
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峰，長頸高脚，善負。

知泉脉所在，遇處輒停不行，其糞烟直上，如狼烟也。
又知風候，段氏云：駝亦齒，今其毛纏温厚，煖於狐貉，
極堪禦寒，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
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金柯要
訣曰：行之善者如龜，如龍，如馬，如駝，如鷹，如鳩。

麋

白虎通曰：熊為獸，巧猛，麋為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
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鹿屬
也，故麋之文从鹿从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麋善迷

而害稼。故周官大夫供麋侯。麋言討惑除害也。大夫以智師人。故所射如此獸。又云冬獻狼。夏獻麋者。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稼生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是故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是也。說者以爲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隕角。麋角者挾陽之陰也。故應陽而隕角。蓋鹿肉食之煥。以陽爲體也。

麋肉食之寒。以陰爲體也。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未。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未。角末也。故其應陰陽如此。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似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卽能視之是也。藥議曰。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用刺麋鹿血。以代茸者。云茸亦血爾。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羗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

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生長神速無甚如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者諸陽之會衆陽之聚上鍾於角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爾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腦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鹿駝鹿極大而色蒼尻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狨

狨 戎 蓋猿狄 火

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

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深患也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爲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鷄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爲牛之白顙豚之亢鼻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爲大祥

也古者於旌旗干首注旒尾之毛焉而謂之旒凡建旒皆首物者也不使愛尾焉狻一名猱鏡詩曰無教猱升木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

猴

呂子曰狗以獲獲似母猴母猴似人猴善候其字从侯白虎通曰侯候也楚人謂之沐猴舊說此獸無脾以行消食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噪以囂故古者造字爲象母猴之形柳子曰獲類仁讓孝慈居相愛

沐一石木

山景誤

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旂九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旂六鳥旗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旂七龜旂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旂四案旂象大火旗象鶉火旗象伐旂象營室義不在旂猶之龍旂養信而荀子曰龍旗九旂以養信也許慎曰熊旗五旂以象伐按熊旗五旂則考功所記六旂誤矣巾

車掌王之五路、建太常以祀、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太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卽旂是也、大赤象南方、卽旗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旗、大麾象冬、一名旒、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矣、以大白照下、則龜旒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是也、鄭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

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舐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育之上、亦如熊白而羆、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俗說熊羆富脂至春臙標養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臙今人畜熊以挺撻之更致壯長蓋放於此舊說師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暝熊見之而躍

貂

貂亦鼠類縹毛者也其皮煥於狐貉取以爲帽得風則煖其毛拂面如焰朔地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

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耀太玄曰狐鼯之毛躬之賊此言以表自累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字說曰貂或謂之毛自召也

援

援臂通肩刻之可以爲笛聲圓於竹援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故其字从援省而爾雅云猿援善援獲父善顧也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猿狄之捷來措置

之於檻曰措家語曰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爰故
爰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
而生或曰猴性躁急爰性靜緩故爰从爰爰緩也論
衡曰鹿制於犬爰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爰頸爰不
復動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爰飲焉
今爰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
一叫而爰散鼃一鳴而龜伏或曰鼃鳴夜獨鳴曉獨
爰類也似爰而大食爰今俗謂之獨爰蓋爰性群獨
性特爰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相法曰手如鷄
足者褊鞭迫手如爰掌者勤勞舊說爰鳴而獼候之
故東晉發蒙記曰獼以爰爲婦也莊子曰爰獼扁狙
取以爲雌獼蓋言獼